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法海卷十

詳校官編修_臣李堯棟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_臣范鏊

謄錄監生_臣桑英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法海卷十

明 王志堅 編

虎丘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
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林秀
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林十仞掛藤葛與懸蘿曲澗
潺湲脩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
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

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鍾
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
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彫蟲於山川雲合霧集
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景麗脩巒蘭佩堪紉胡
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飄颻於蘭皋山禽嚶響時弄聲於
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
縹瓷而酌旨酒翦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
鎗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野王字希馮吳人爲梁宣城王賓客終於陳黃門侍郎

秋日晏李處士宅序

王勃

若人爭名於朝廷者則冠蓋相趨遁迹於丘園者則林泉見託雖語默非一物我不同而逍遙皆得性之場動息匪自然之地故有李處士者遠辭濠上來遊鏡中披白雲以開筵俯青溪而命酌昔時西北則我地之琳琅今日東南乃他鄉之竹箭又此夜乘槎之客猶對仙家

坐菊之賓尚臨清賞既而依稀舊識歡吳鄭之班荆樂
莫新交申孔程之傾蓋向時朱夏俄涉素秋金風生而
景物清白露下而光陰晚庭前柳葉纔聽鳴蟬野外蘆
花行看江上數人之內幾度琴樽百年之中少時風月
蘭亭有昔時之會竹林無今日之歡大夫不縱志於生
平何屈節於名利人之情矣豈曰不然人賦一言各申
其志使夫千載之下四海之中後之視今知我咏懷抱
於茲日

秋日遊蓮池序

王勃

人間龔龔抱風雲者幾人庶俗紛紜得英奇者何有煙霞召我相望道術之門文酒起予放浪沉潛之地少留逸客塞雁飛鳴北斗橫而天地秋西金用而風露降幽居少事野性多閒登石岬而鋪筵坐沙場而列席琳琅觸目朗月清風之俊人珠玉在傍鸞鳳虬龍之君子汀洲地遠波濤濺日月之輝人野路殊原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蓮肥隱士泥清仙人水綠越林亭而極

望生死都捐出宇宙以長懷心靈若喪悲夫秋者愁也
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
矣能無情乎

上巳浮江晏序

王勃

吾之生也有極時之過也多緒若夫遭主后之聖明屬
天地之貞觀得猷畎之相保以農桑而為業託形宇宙
者幸矣况乃偃泊山水遨遊風月樽酒於其外文墨於
其間則造化之於我得矣太平之縱我多矣兼以上已

芳節雲開勝地大江浩曠雲山紛糾出重城而振策下
長浦而方舟林壑清其顧盼風雲蕩其懷抱於時序躍
青律運啟朱明輕萸秀而郊戍青落花盡而亭皋晚丹
鷗紫蝶候芳畧而騰姿早燕歸鴻俟迅風而弄影巖暄
蕙密野淑蘭滋弱荷抽紫疎萍泛綠於是儼松舫於石
嶼停桂楫於璇潭指林岬而長懷出河洲而極睇妍粧
袂服香驚北渚之風翠幙玄帷彩綴南津之霧若乃尋
曲渚歷迴溪榜謳齊引漁歌互起飛沙濺石湍流百勢

翠嶮丹崖岡巒萬色亦有銀鈎犯浪掛蘋翼於文竿瓊
轄乘波耀錦鱗於畫網鍾期在聽玄雲白雪之琴阮籍
同歸紫桂蒼梧之酌既而遊盤興遠景促時淹野日照
晴山煙送晚方披襟朗咏餞斜光於碧岫之前散髮高
吟對明月於青溪之下客懷既暢遊思遄征視泉石而
如歸佇雲霞而有自昔周川故事初傳曲路之悲江甸
名流始命山陰之筆蓋遵清轍共抒幽襟俾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一言均賦六韻齊疏誰知後來者難輒

以先成為次

遊山廟寺序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僊經博
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
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僊骨摧於俗
境嗚呼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
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塗
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

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靈峰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慕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狎山鷖互轉崇松埒巨栢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眇焉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斂手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肩安陽邵令遠耳蓋詩以言志不以韻

數裁焉

三月上已祓禊序

王勃

觀夫天下四方以宇宙為城池人生百年用林泉為窟
宅雖朝野殊致出處異途莫不擁冠蓋於煙霞披薜蘿
於山水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水興新交許玄
度之風月琴臺寥落猶停隱遁之賓釀渚荒涼尚逼逢
迎之客僊舟溶裊若海上之槎來羽蓋參差似遼東之
鶴舉或昂騏驥或泛飛鳧俱安名利之場各得逍遙之

地而上屬無為之道下棲玄邈之風永淳二年暮春三
月遲遲風景出沒媚於郊原片片僊雲遠近生於林薄
雜花爭發非止桃蹊羣鳥亂飛有踰鸚谷王孫春草處
處爭鮮仲阮芳園家家並翠於是攜旨酒列芳筵先被
楔於長洲却申交於促席良談吐玉長江與斜漢爭流
清歌遶梁白雲將紅塵並落他鄉易感增悽恨於茲辰
羈客何情更歡娛於此日加以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
歡後之視今亦似今時之會人之情也能不悲乎且題

姓字以表襟懷使非會稽竹箭則推我於東南崑阜琳琅亦歸子於西北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王勃

下官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絕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山昔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況乎踐名場攜勝友風月無幾琴酒俄乖半面十年一別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心韓法曹新餞班荆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

霞生故國之悲別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於時蒼雲
寡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鳬鴈下而蘆洲晚傍
鄰蒼野霜風橘柚之園斜枕碧潭露月芙蓉之水既而
登臨惜別驂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荆不慙思
掛傾城惆悵北梁攜琴臺而漸閒徘徊東道思錦署以
行遙嗟乎人事乖矣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為題別
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可贈知下筆之
有神

宇文德陽宅秋夜山亭宴序

王勃

若夫龍津宴喜地切登僊鳳閣玄虛門稱好事亦有登山臨水長想巨源秋風明月每思玄度未有能星馳一介留美跡於芳亭雲委八行杼勞思於彩筆遂令啟瑤緘者攀勝集而長懷披瓊翰者仰高筵而不暇王子猷之獨興不覺浮舟嵇叔夜之相知欣然命駕琴樽重賞始詣臨邛口腹良遊未辭安邑乃知兩鄉投分林泉可攘袂而遊千里同心煙霞可傳檄而定友人河南宇文

嶠清虛君子中山郎餘令風流名士或三秋意契闢林
院而開襟或一面新交敘風雲而倒屣彭澤陶潛之菊
影泛僊樽河陽潘岳之花光縣妙理巖巖思壁家藏虹
岫之珍森森言河各控驪泉之寶偶同金碧照詞塲
巴漢英靈潛光翰院疊疊焉蕭蕭焉信天下之奇託也
於時白藏開序青女御律金風高而林野動秋露下而
江山靜琴亭酒榭磊落乘煙竹徑松扉參差向月魚鱗
積磴還昇蘭桂之峰鴛翼分橋即映芙蓉之水亦有紅

蘋綠荇巨渚連翹玉帶瑤華分楹間植池簾夕敞香牽
十步之風岫幌宵褰氣襲三危之露縱沖襟於俗表留
逸契於人間東山之賞在焉南澗之情不遠夫以中年
馴雉猶嬰觸網之悲單父歌魚竿繼鳴琴之趣俾夫一
同詩酒不撓於牽絲千載巖溪無慚於景燭云爾

遊冀州韓家園序

王勃

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之
國雖接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術當衢有高人之

甲第祥風塞戶瑞氣沖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朗月閒而
素琴薦家童掃地蕭條仲舉之園長者盈門廓落東平
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眺望而林泉有餘犇走而煙
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鼎鑊之滋鳴鳳雌雄並入笙竽
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竒才有鼓怒風
雲之氣南庭興晚東徑陰生石髓折而隱士歸玉山崩
而楚人醉僉為文在我卜翰苑當仁王羲之之蘭亭五
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李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

吾徒之遊陶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
月也

山亭興序

王勃

深山大澤龍蛇為得性之場廣漢巨川珠貝是有殊之
地豈徒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
倫河陽之梓澤下官天性任真直言淳朴拙容陋質眇
小之丈夫蹇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不讀非道
之書氣調不羈未被可人之目潁川人物有荀家兄弟

之風漢代英奇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知命一十九年
負笈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
仁崔知宇照臨明日月之輝廣度冲襟磊落壓乾坤之
氣王夷甫之瑤林瓊樹直出風塵嵇叔夜之龍章鳳姿
混同人野雄談逸辯吐滿腹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填胸
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履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橫琴於
南澗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於下
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菖蒲之澗

黃精野饌赤石神脂玉案金盤徵石髓於蛟龍之窟山
樽野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峰溪橫燕尾巖豎龍頭鍛野
老之真珠掛幽人之明鏡山腰半折溜王烈之香膏洞
口橫開滴巖遵之芳乳藤牽赤絮南方之物產可知粉
漬青田外域之謠風在即人高調遠地爽氣清抱玉策
而登高出瓊林而更遠漢家二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
秦氏四十郡之封畿山河坐見班孟堅騁兩京雄筆以
為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一代宏才以為帝王之神麗

珠城隱隱闌干象北斗之宮清渭澄澄滉漾即天河之
水長松茂栢鑽宇宙而頓風雲大壑橫溪吐江河而懸
日月鳳凰神嶽起煙霧而當軒鸚鵡春泉雜風花而滿
谷望平原蔭蔽薄山情旅曠即滄浪之水清野氣蕭條
即崕峒之人智搖頭坐唱頓足起舞風塵灑落直上天
池九萬里丘墟雄壯傍吞少華五千仞裁二儀為輿蓋
倚八荒為戶牖榮者吾不知其榮美者吾不知其美下
官以詞降直上振筆札而前驅高明以翰苑橫開列文

章於後殿情興未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窮須使山中兔盡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郭冒雨相邀問涼燠則鴻雁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
岍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
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書閣行閱飄颻
挹雅步於琴臺坐聞流水字中科斗競落文河筆下蛟

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苔溼
印龜之岍泛蘭英於戶牖座接雞談下木葉於中厨池
烹野鴈墜白花於溼桂落紫蒂於疎藤雖物序足悲而
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
慚叔夜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於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咽
江山綺羅蔽雲日便娟舞袖向淥水以頻低飄颻歌聲

聽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蛾
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茲辰
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
諸同好請各賦詩

有此才情不枉作艷冶文余存此篇亦欲使輕薄子
少知自揆耳

早秋上陽宮侍宴序

宋之問

臣聞神器至大非聖無以光臨寶位至尊非神無以長

守我金輪聖神皇帝垂敏覺撫鴻勳出軒宮而鎮紫微
卷翬衣而襲玄袞釋果祝網萬族咸寧革故維新五刑
不用潤玉律而含元氣輪金渾而順調晷窮荒極遠重
譯左言之俗負阻憑危背德殊風之類莫不厥角稽顙
以執贄來庭煙火通於萬方車書混於千界慶延八室
享配於明祇辟水三雍講論乎道義虞鳳薦祉龜龍奉
圖石銘顯瑞於郊畿玉書告祥於宮掖以日繼月紛綸
歲蕤竹帛書之而未窮夷夏歌之而不極聖人之具品

周矣天子之能事畢矣自千古以下迄於梁隋何功於人比我全息於是寧宴坐展豫遊順四時乘六辨先王洛食上帝河都樞機正於域中雨露均於天下徒觀其離宮別殿彌複道而亘南端高閣重甍瞰崇墉而連北斗滄州曉氣化為宮闕之形閭闔秋風亂起金銀之樹降琬璣而式宴簪紵凝嚴披鏤檻而昇高山河在目參光有地遊日月於天邊睨遠亡窮見城池於掌上四達分九重之路積樹梢雲雙莖當鐵鎖之橋流珠耿漢霞

漿玉醴與湛露而俱傾鳳管龍絲雜商飈而共作

三月三日奉使涼宮雨中禊飲序

宋之問

三月上已有祓除禊飲者成俗久矣摯虞對而不經東
晉言而有禮漢庭故事衣冠就玄霸之橋晉國遺風輜
輶耀翠媯之浦興秦宮者我大周之所建也境連伊塞
岍隔河都清暑必在於三伏沫寒不踰於十里占星已
畢權仙闕而威百神匪日將成宜聖皇而福四海吾儕
恭興露寢初忝雲輅違北京之宴樂坐南山之霧雨相

與會良友陶暮春席幽林觴曲水是日也雜英初發羣
物半榮春逶迤而上山雪嶽峯而藏谷高人一坐杞梓
交陰作者肆筵芝蘭同氣遞襲歌詠不登絃管嵇叔夜
之鳴琴偏依綠水郭子期之春酒本出青山論史可聽
談玄愈默不覺齊萬品溢九圍愛流波惜遲景顧盼相
謂雖非巢許之間左右同聲盍各巖前之助請染翰操
紙賦詩言志人探一言俱題四韻

之問字延清汾州人武后時召與楊炯分直習執館

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媚事二張至為奉溺器及
敗貶龍州參軍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仲之與王同
皎謀殺武三思之問上急變因丐贖罪擢鴻臚主簿
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及安樂公主權盛復
往諧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
賕餉狼籍下遷越州長史睿宗立以獐險行惡詔流
欽州賜死

鍾伯敬詩評云之問躁競人其為詩深靜幽適不獨

峻整而已詩文故有絕不似其人者

上已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

宋之間

僕不遊於茲十有五載矣心由物感遐矣不忘跡為事
牽近而難挹南陽宗邕文通學古器重名高令君有奉
倩象賢丞相生玄成邁德暮春脩以文之會上已邀祓
禊之遊乃結搢紳撰清辰殷殷麟麟歆霧驚塵望於昆
明之濱觀其大浸川陸博資畿甸鳬鷺發海來往沉浮
日月麗天東西出入十年珍館無復豫章四面金堤仍

同樹杞是日也摩肩錯轂備朝野之歡娛祛服靚粧匝
都城之里閉翠幕星布錦帆霞屬餘瀝下醉於綃人新
聲遠聒於川后縱目遐覽識皇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
吾儕之行樂高明一座桂樹叢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
東哲以言談得俊張華以史漢先鳴登旨酒而無荒絃
清琴而自逸於是涉連榻命孤舟桃花漲而浦紅蘋風
搖而浪白逼匡阜兮遵彭蠡邈矣載浮指衡嶽而超洞
庭眇焉疑到曲島之光靈乍合神魂密遊中流之萍藻

忽開龜魚潛動睇鏤鯨而鼓棹共看燒劫之灰歷牽牛
而問津欲取支機之石晴光劃野有象而必形夕陽照
山無奇而不見思溢今古心搖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
雜霸之風秦塞膏腴潤之以太平之色景窮勝踐歸限
嚴闥思染翰於上林願揮戈於濛汜主稱未醉唯見馬
駐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月宮商待叩羣公之獲
助已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不逮請投素幅以頌佳
遊使一時之興詠遙存千古之姓名常在

張燕公嘗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
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家謨如孤峰絕岼壁立
萬仞濃雲蔚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
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
風雅則罪人矣又云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
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
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
杯玉斚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當時論者軒輊乃爾

今以之問等為韓張二公作奴恐二公不受也文字
高下何足為重輕耶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敝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潁陽令狐九間居渭涘徵君太守世業相
親洛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采藥揖二子之高蹤夜月
迴車入故人之窮巷闢書幌卷琴帷綠竹一叢清風三
尺幽吟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
榮枯未薦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譁醉予以胡丘之

說池塘潤於時雨衣巾漸於和氣蘭欲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語默恒理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嵩高洞裏記茲夕之當歌太白巖中念今宵之秉燭共編四韻貽諸好事云

薛大夫上亭宴集

陳子昂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閉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也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異平津

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
堂別業秀木清泉去朝廷而不遙與江湖而自遠名流
不雜既入芙蓉之地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
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臨澄水斟醪酒弄
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靜心
閒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寓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橫
思欲乘汗漫而羣遊與真情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
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鷓鴣之久沒徘徊永歎慷慨長懷

東方明而畢昴升北閣曙而天雲淨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復羈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若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

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飛乎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
古人也

冬夜裴郎中薛侍御讌集序

李白

二公以大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之政相與
周爰諮度平均邦賦者三月矣當割而游刃無間臨機
而舍拔則獲由是在簿領之際無江海而間冬十月辛
未徵會於此堂讌朋友故舊也賢豪畢萃升降有序縫
衣淺帶十有五人聲同故窮達不間意得而鄙悵皆遣

肴芳酒濃夜寂琴暢慷慨言志絡繹舉白盱衡抵掌啞
啞大笑三爵耳熱萬念如洗不復計名身之親疎憂患
之去來也況他累乎既醉余以箸擊唾壺叩商而歌其
詞曰簿領日盈機知君傲煩囂飲和自忘渴況以初筵
招道契跡自親誰謂列宿遥何用結同心綠琴復長瓢
日月若走馬炎涼催斗杓一年解頰笑幾日如今宵奉
君千金壽莫使歲寒凋是日也禮成於意歡生於同滯
憤積慘篲掃湯沃方今滄溟始波世屯未康二公克壯

其猷以立事為己任行當自致青雲之上不復與適莽
蒼者羣矣吾儕浮沉其間風水俱逝他日或潛淵或唳
天一離一合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罇酒未易再得將
子無金玉其音姑偕賦以卒貺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李白

方今內有夔龍皋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
方江海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友朋嘯歌以展霞
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丘之會巖巖虎丘奠

吾西門率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躍鎖丹霞白雲
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煙掃除肅
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者銜流霞之杯而羣嬉
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兒醜既發賓主醉止狂
歌送酒坐者皆和互趣所奏雲去日沒梵天月出萬里
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於斯時也撫雲山為我輩視
竹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奮髯屢舞而歡
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偕賦以為此山故事

太白文蕭散流麗乃詩之餘然有一種腔調易起人厭如陽春大塊等語殆令人聞之欲吐矣陸務觀亦言其識度甚淺

暮春諸公於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大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

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
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黻衣方領
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
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
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
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鍾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
劍驂六騶畫輪載轂羽幢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皋
藉其綠草驪山啟於朱戶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

棟水環於室，瀾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
巔楹側，迎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
其時芳卉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蘅皋超忽，
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
人獻鮮，罇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為飾。
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如轂，齊瑟慷
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袞梳松風珠翠烟露。日在
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

是義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嘗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宴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洛下鄴中蘭亭岷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玷耳今席有芳尊庭有嘉禾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宴

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恢台之交耳

況字逋翁姑蘇人新舊史俱不為立傳皇甫湜作況集序畧具始末他書言多不一或有言其仙去者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權德輿

清祀嘉平著於三代蓋祭百種以報嗇表一歲之順成
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
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況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
王舉手拊節盡一日之澤遣百慮如遺二三子唯今日

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官至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山南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同德寺湊禪師院羣公會集序

穆員

歲五日杜楊州出鎮東洛羣公禮賓用餞會於此堂以候於戲從公率俗道機變態倦怠得於此樂道得於此衆君子同之員亦同之況乃竹深寒庭雪淨禪室境捐

世染坐對天涯甘茗代醪清論如樂蓋勞生之少息羣
心之一勝會耳惜乎夕鳥集暝客散候人至車馬行各
從爾司復返吾患嚮來所聚倏爾成空索過風於前林
求往夢於既寤不可及也尚書郎李君曰其可及者詩
猶庶乎詩之哉

員字與直工為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早卒
兄弟四人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
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有穆公集

十卷許孟容為序然唐史藝文志已不載

三月三日茶宴序

呂溫

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迺
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卧措青靄坐攀香
枝間鶯近席而未飛紅蕊拂衣而不散迺命酌香沫浮
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
無復加也座有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
為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遊李校書花藥園序

于邵

春吹萬以為物皆有役我智者惟役之不待終而有用
故君子盡心於藥焉恐精華之不迨已也崇文館校書
郎李公寢門之外大亭南敞大亭之左勝地東豁環岼
種藥不知斯池幾十步但覩其縹眇霞錯蔥蘢烟布密
葉層映虛根不揺珠點夕露金燃曉光而後花發五色
色帶深淺叢生一香香有近遠色若錦繡酷如芝蘭動
皆襲人靜則奪目此李公及時之適也至若上苗可食

下體兼採子入菰飯華雜蒲葅既甘平而性寒又辛溫而執熱癖除而不為去傳風愈而安知及書此李公谷中之本也吾徒沐公馨香愛我藥石皆可右坐願為佳遊風生白蘋日映丹浦披搖霍霏則花飛鏡中虛涵崢嶸而山在海底入門而未辨金谷問地而不言河陽況春醞已清家園可摘飲盡落景勸無後時憶戴而乘輿自來知鍾而聽絃立應此李公推心之分也禮曰發慮以憲語云從吾所好慮以觀進好無思邪而公智周未

兆根據有益上符性命之理下從耳目之玩舉一物而庶美集得不謂之難哉韓康隱名徒盡職者羊叔相遺吾無間然聊對諸人之意用觀賦物之作予乃僚也敢無述乎

于邵字相門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嘗為巴州刺史歲饑部僚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僚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拜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為三司使

治獄失德宗旨又與陸贄不平官屢躋卒然史稱其
孝弟有行晚塗益脩潔云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
詞感帝王乃位畧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
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
駟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
研機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

得劇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
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
愛襍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
龍閣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庭回棹五湖之曲朝廷
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淼風帆於天際白雲自
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霄巴山一望魂斷淥水
於是邀白日籍青蘋追瀟湘之游寄洞庭之樂吳歛楚
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

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
攜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明節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
朮吾將老焉羣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
里合紀

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累遷洛陽丞恃才傲世
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
其罪繫獄將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刺殺季重左右
殺并審言免官武后召授著作佐郎神龍初坐交二

張流峰州入為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且死
謂宋之問等我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大慰但恨不見
替人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晦思魏闕魂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
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慚無聞在林冀侍御崔司議
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於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
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醺無

以娛客至於挾清琴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
散孤憤可以遊太清為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
欲不謝於崔冀二公矣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
驛騎遙遠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
山悠悠歎不及也載想房陸畢子為軒冕之人不知蜀
山有雲巴水可涉睽閭良會我心惄然請以此酣寄謝
諸子為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道君匡國無悶
予在林白雲峨眉上歲晚來相尋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陳子昂

僕嘗倦游傷別久矣況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胡孽之
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割鮮卑之壘天子賜
書且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劍即謁承明羣公負戈方
絕大漠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殊亭障共
衣冠地隔撫劍向道長謡增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
道匡君子思報主仲冬寒苦幽朔初平蒼茫天兵之氣
冥滅戍雲之色白羽一指可掃九都赤墀九重行欣讌

樂心期我願斯遂君心共有策勲飲至方同廊廟之歡
偃霸橐弓借爾文儒之首薊丘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
薊樓送崔子云爾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
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
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臺隍枕
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滌戰遙

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檐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唯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

鐘鳴鼎食之家舸艦彌津青雀黃龍之軸雲消雨霽彩
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
響窮彭蠡之瀕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甫暢逸
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
氣凌彭澤之罇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
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游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
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
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

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閭而不
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
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
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
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
高潔空餘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
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愛

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
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
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
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
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
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
海云爾

勃省父於交趾道出鍾陵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

堦作序以夸客遍請客莫敢當至勃慨然不辭都督
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
極歡罷

楊用脩云蕭明與王僧辯書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
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
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
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
才使勃與韓杜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

俊鵲後生之唾點流傳妄哉

滕王名元嬰高祖最少子也初為金州刺史驕縱失
度高宗以書切責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為
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慢罵以履抵其面血
流乃免帝嘗賜諸王綵以元嬰及蔣王貪但下書曰
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今人讀子安
退之記序想見江山之勝而不知閣中帝子之醜乃
爾

秋日餞別序

王勃

黯然別之銷魂悲哉秋之為氣人之情也傷如之何極
野蒼茫白露涼風之八月窮途蕭索青山白雲之萬里
奏鳴琴則離鵠別鶴驚歧路之悲心來勝地則時雨涼
風助他鄉之旅思琴書人物冀部關西去馬歸軒雲間
日下楊學士天璞自然地靈無對二十八宿稟太微之
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兩卦論其器宇滄海添江漢
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積煙霞之氣幾神之外猶是卿雲

陶鑄之餘尚同稽阮接光儀於促席直覩明月生天響
詞辯於中筵但覺清風滿室悠哉天地含靈有喜愠之
容丘也東西悵望有別離之恨煙霞直視龍蛇去而泉
石空文酒求朋賢俊散而琴歌斷門生餞別如北海之
郡前高士將歸似東都之門外研精麝墨運思龍章希
存宿昔之資去啟相思之詠

越州李明府宅送蕭三還齊州序

王勃

嗟乎不遊天下者安知四海之交不涉河梁者豈識別

離之恨薜衣松杖琴樽為得意之親臨遠登高煙霞是
賞心之事有梁孝王之下客僕是南河之南孟嘗君之
上賓子在北山之北幸屬一人作案中之主翛然四皓
為方外之臣俱游萬物之間相遇三江之表許玄度之
清風朗月時慰相思王逸少之脩竹茂林屢陪歡宴加
以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或登吳會而聽越吟或下宛委
而觀禹穴良談落落金石絲竹之音徽雅智飄飄松栢
風雲之氣狀當此時也嘗謂連壁無異鄉之別斷金有

好親之契生平於張范之年齊物於惠莊之歲三光迴
薄未殫投分之情四序循環詎盡忘言之道豈期我留
子往樂去悲來橫咽水而東西緒愁雲於南北況乎泣
窮途於白首白首非臨別之秋嗟岐路於他鄉他鄉豈
送歸之地蓐收戒序少昊司辰清風起而城闕寒白露
下而江山遠徘徊去鶴將別蓋而同飛斷續來鴻共離
舟而俱泛古人道別動便經年今我言離會當何日山
巨源之風猷令望善佐朝廷嵇叔夜之潦倒麤疎甘從

草澤行當山中攀桂往往思仁野外紉蘭時時佩德人
非桃李豈得無言子悅簫韶當須振響勉酌傷離之酒
具陳感別之辭各賦一言俱題六韻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下官才不曠俗寵不動時充皇王之萬姓預乾坤之一
物早師周禮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諧真性進非干物
自疎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誰識王侯之貴散琴樽於北
阜喜耕鑿於東陂野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賣藥忽至

神州驚帝室之威靈偉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
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於北里交情獨放已厭人間
野性時違少留都下道王以天孫之重分曲阜之新基
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迹塵鐘鼎思在江湖
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綠滕朱紱且混以蘿裳
列榭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
終太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揖客是日也雲繁雨驟氣爽
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局向術似元禮之龍門甲

第臨衢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牢醴還陳高士臨筵
樵蘇不爨是非雙遣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必山
林之下玄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煙霞照灼既而
神馳象外宴洽衆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煙生而北林
晚鷄鷓始望不及姓牢麋鹿長懷非忘林藪先生負局
倦城市之塵埃遊子橫琴憶汀洲之杜若況乎迹不皆
遂時不再來屬宸駕之方旋值羣公之畢從洛城風景
此會無期戚里笙竽浮懽易盡仰雲霞而道意捨塵事

而論心夏仲御之浮舟願乘春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
秋風策藜杖而非遙勅柴車之有日青溪數曲幽人長
往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貞抱朴已甘心於下走全忠
履道是所望於羣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遂廟堂多暇
返身滄海之隅軒冕可辭迴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
及泛黃菊以相從雖源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幽山桂樹
往往逢人庶公子之來遊幸王孫之畢至茅君待客自
有金壇王烈迎賓還開石架惟恐一丘風月侶山水而

忘年三徑蓬蒿待公卿之來日對光陰之易晚惜雲霧
之難披羣公葉縣鳬飛入朝廷而不出下走遼川鶴去
謝城闕而依然敢抒重襟爰疏短引式命離前之筆希
存別後之資凡我故人其辭云爾

道王元慶高祖子高宗時歷滑州刺史以治績聞數
蒙褒賜遷徐沁衛三州刺史事母謹及喪請躬脩墳
墓不聽薨謚曰孝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王勃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
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
夏統乘舟屬羣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
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
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鸞之適越登
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
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
路賓鴻逐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

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
於洛北駕鵞雅什俱為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
之酒

索侍御席餞永昌獨孤少府序

宋之問

春其暮兮勞志士之幽歎友其行矣結吾徒之遠悲豈
不以時物華歲好事者賞而不足名流才子相歡者懷
而不見河南獨孤冊風儀松竹詞賦雲泉清義多南史
之才選署中北部之尉索侍御風霜利器金石宏材執

憲稱柱下之雄禮士採域中之俊爾乃撰辰開宴考地
疏筵落花覆沼懸藤掃砌竹林以清氣娛賓蘭畹以芳
心愛客環坐三尺起君子之風祖道百壺酌賢人之酒
去留交軫舞詠相喧管召魚樂杯薰鴛醉此時奚怨盛
集無何是日增悲韶芳亦盡啼鳥送晚遙棲御史之林
斑馬嘶歸近送舍人之驛夫登高動詠贈遠形言豈鄙
懷之庶幾乃羣公之事業盍請離唱用貴洛陽之紙焉
人採一言各題四韻

秋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

李白

夫士有飾危冠佩長劍揚眉吐語激昂青雲者莫不誇
炫意氣托交王侯若告之急難乃十失八九我義兄孟
子則不然耶道合而襟期暗親志非而肝膽楚越鴻鵠
鳳立不循常流孔明披書每觀於大畧少君讀易時作
於小文四方賢豪泫然景慕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
夫至於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雲動人非
嵩丘之精何以及此白以弱植早飲香名沉親承光輝

恩甚華萼他鄉此別誰無恨耶時林風吹霜散下秋草
海鴈嘶月孤鶴翔雲驚魂動骨戛瑟涕流抗乎緬邁傷
如之何請各賦詩以寵岐路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

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僊交殊身同
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
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

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
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僊城元侯聞
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渡綠
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
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
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
卧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贈之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威嚴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
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
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
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
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
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
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

而窺馬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
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
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
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
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鼂監還日本國序

王維

舜觀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
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天

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
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為東道之標戴勝為西門之候豈
甘心於邱杖非微貢於苞茅亦猶呼韓來朝舍於蒲萄
之館昆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
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
得不稽顙屈膝海東諸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
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
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

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彼以好來廢闕弛禁上敷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
往來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於老聃學
詩於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於宗周鄭獻縞衣季札
始通於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
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
母不居一國欲其畫錦還鄉莊烏既顯而思歸闕羽報
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裹足東轅筐命賜之衣懷敬

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
器於異姓之國瑯琊臺上迥望龍門碣石館前夔然鳥
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
若薺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
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森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
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
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
耒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

庠詰集有送秘書監還日本詩云積水不可極安
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風向國惟看日歸
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獨樹扶桑外主
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此詩可與序競
笑并附於此

送建州趙使君序

權德輿

予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祿甚薄而心甚泰操利權
燠灼可以頤指變化者趙侯顧不游其津退然自得鄙

夫識之曰斯可以為君子矣今茲以蘭臺郎滿歲佩二千石印綬受明天子面命牧茲建人為仁由已斯亦不細是邦為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焉穆公予之戴侯也故能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巡之際移書四方詞義憤切密疏奔問請以州師赴蹈凡穆公所以彰大名操大政者皆建之為也趙侯於斯時實為從事賓榻虛左得之甚懽凡趙侯所以令聲籍甚四征交辟者由穆公發之也今日幢蓋昔時山川存問遺老淒涼故事至

止之日情何可言屬者狀往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
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可誣耶頃予忝職西垣殆
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惕然
慎重以其四封之內性命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尚屈
而地頗遠予以為不然昔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稱
況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趾九真報政況建溪之
邇乎則趙侯撫軾之間猛鷲飛伏勞徠所及鰥孤樂康
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知止其可得乎南轅計

日祭輟即路白晝美景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為念也

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權德輿

九年正月左史韋公移疾既踰時左曹以聞得請當免遂以角巾野服如東周舊山中朝廷措紳先生之徒車轂擊於通衢觴酒交於竹林執其衣袪惜乎分陰弦晦屢移其歡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外孫權德輿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宣其功緒播

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道之腴與古為
徒休影息跡以閒身世不如是者細則牽於利欲大則
囿於得喪識真者羞之公之先扶陽始以丞相致仕為
西漢盛典逍遙以安車不屈為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
能伸其志以弘其世嘉遯德風盛乎一門況吾君用大
和理萬物動者靜者各遂其方則陳力以致用潔身以
弘教其利一也故左史得以聰明為駢枝以名聲為纏
繳無耗氣無焚和退然葆真獨與道往鷗鳥不動家人

忘貧是行也。采頤者知懼矣。出車家林。揮手青門。擁途而祖者。唯恐不及合歡也。忘印紱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算。既醉而罷。虧成彼是。曾不得棲於念慮之中。而惠風間雲。飄拂左右。動用視聽。無非大方。推是類而廣之。則泛清伊。陟嵩丘。又可知也。小生無以為贈。謹序其所以然。附於編。

德輿詩云。威鳳翔紫氛。孤雲出寥天。奇彩與幽姿。縹緲皆自然。嘗聞陶唐氏。亦有巢許全。以茲聳風俗。豈

必效羈牽大君遂羣方左史蹈前賢振衣去朝市賜
告歸林泉滑和固難久循性得所便有名皆畏途無
事乃真筌舊壑窮杳窅新潭漾淪漣巖花落又開山
月缺復圓輕策逗蘿逕幅巾凌翠煙機閒魚鳥狎體
和芝朮鮮四皓本避難二疏猶待年況今寰海清復
此鬢髮玄顧慚纓上塵未絕區中緣齊竽終自退心
寄嵩峰巔韋起居他無可考權公稱為舅又自稱
外孫而權母自姓李或其祖母舅也

送友人遊蜀序

呂溫

始吾挹至源之貌若隴底積雪聳寒木於雲谿次吾覽
至源之文若驪龍追走弄明月於泉窟末吾聽至源之
論若泰山欲雨倒雲氣於滄溟如其貌可以振肅周行
如其文可以光潤石渠如其論可以感動宣室而淪蕩
江海垂二十年則不知天所以生之之意貞元甲乙歲
以親故勸勉來遊京師時然後言無辨以動衆樂然後
笑無歡以接物義然後取無食以寧居慨然悔之決策

長往因登紫閣峰而指曰西南青冥色連岷峨吾行何
歸山盡則住翌日告別於友人太原王玄運顧謂予曰
高雲出岫無時雨之會與風悠揚轉遠而散若至源者
其猶雲耶蓋亦贈之序予和汝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脩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
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
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岼松齋樂畹虹泉

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闕忘術茲所謂丘壑變龍
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迺命掌舍設
幣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佇輦
榆於紫氛百神朝於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
旆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
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
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
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

詩作於是實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久塞寒谷煦景竅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王建逍遙谿詩云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人

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買供官稅
不如灰觀此記再觀此詩令人有滄桑之感

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部之邑歲在戊
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
用勤集事信故人洽勤故公濟未期而其政成後三年
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
峰亭之遊背城之闔半里而近初屆佛剎剎之上方而

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
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
書執掌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巔雲
我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
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
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
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
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

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
山濬谷佳境勝槩綿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也君在
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
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
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僚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
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
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
於石而附諸地志焉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歷工刑二部侍郎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卒謚曰懿劉蕡以對策忤時宿與賈餗等為考官畏避不敢聞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昔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邵公受命作伯宅茲燕土列分冀為幽之都專受朕執燔之命於是建宗廟立城市分器輯其邦家築臺觀乎雲物則候臺之建允或在茲初具版幹陳畚鍤書丈尺糗糧之數度高平遠近之

差奔命子來執用林聚約之閣閣荷鍤而雲陰數重築
之登登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日鬱兮崇山將中天
以懸居豈承露以特立然後分保章以典之命日者以
覘之使八風不姦五雲式序人無凶札天瘥之疾國絕
喪荒水旱之沴凡若是者數百年至六國糜沸九州瓜
剖昭王能破齊抗趙侯雲在朔則二至二分之占五紀
五緯之數雖少沒振未大滅裂及秦有華戎漢封郡縣
析木空聞於分野甘棠已盡於剪伐則眡祲之儀掃地

都盡廊廡旅乎荆棘階趾穴其狐兔自我唐再造區夏
大分岳牧使鎮天子之邦不同諸侯之郡遂及陳迹以
作新臺既無占候之事共為宴樂之所雖山節藻稅禮
不僭於大夫而刻桷丹楹誠終慚乎君子代為故事人
無間言洎我良牧郭公博采舊史發揮新意文物大備
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晉容太原郡人也監門將軍之
孫御史大夫之子纘戎餘慶克荷明德靈源與天地爭
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故能受明主之詔剖太守之符澤

從雲游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賢存擁篲之風人歌其
德聽訟擬坐棠之化幸三年而政教已成雖一日而牆
宇必葺以為先王議事理不忘本君子懷德人惟求舊
況候臺易之古臺也壯址仍存昭王燕之賢王也盛德
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止可以肅肅如享太牢之味登
之可以熙熙遂於臺之外壁列劇辛樂毅焉以為道者
萬物之與天地之禪六度之門寂滅之義施之於國則
富證之於人則壽況守道者必嚴之於吸風飲露安禪

者必釋之於息照冥境乃於臺之內壁圖桑門晏坐焉
以為孝者德之本總人百行貞者事之幹為乾四德至
天則風雨以時比竹而霜霰不變廬於墓有田氏之子
安其室有王章之妻生芝草於大隧之前是加一等詠
栢舟在中河之側乃無貳事復於其次為遠墳薦鯉焉
俾觀者如堵覽之駭目激懦夫烈士之節警貞女孝子
之心豈徒壓百雉之崇墉架九鳥之峻堞軒榭窈窕松
柳陰映幽室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霜畫梁對霖雨之輝

晴虹射日夫如是則登之不假贈扇北風其涼視之不待褰幃太山如礪豈比夫逐荆臺遂為流遁畫麟閣不有姓名者哉別駕彭城劉公循忠從政以賢方協海沂之詠司馬清河張公瓚食祿以德爰光中外之遊咸秉濟代之材以成考室之美雖二公弘化有無窮之令聞終三后協心樹不朽之丕構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拔薤投水德未半於任棠築臺置金禮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為寶錄藏於屋壁誠有愧於家書勒於碑版庶

無慚於臺記時建崇玄學之歲秋八月旬有九日其從事參佐等學富今古材堪經濟雖懷坐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石於後以克永代

絳巖湖記

樊珣

句容西南二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為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厥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積為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纂前服利農為名雖迹於傳

聞而事斯茫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實滋菰蒲莫植粳
稻剝極則賁俟能而伸大厯十二紀縣大夫兼大理司
直太原王公所能蘇罷人且易弊俗臨湖而歎以欲從
人吟使臣之清風酌良牧之高課將圖永逸匪顧暫勞
因察其地形訪以輿誦謀始作則定徒揆工月在休農
雲其荷鍤周匝百頃蓄為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為節旱
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潴而不流收功濟時道甚明遠
開田萬頃贍戶九鄉洎成奧區頗無凶歲魚稻之盛公

實為之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史起漳水竟富魏邦秦
稱鄭國漢歌邵杜皆謂是也每商羊罷舞龍見而雲比
屋有憂於銷鑠連阡莫覩於耘耨我則黛波瀚淪白鳥
飛滅下洞庭之見鴈泳中流之鱸鮑橫塘之右構為新
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柳楊楚江嶺憧憧是途行李實獲
於蔭庥歌詠或藉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用心也孰愈
崇其島榭侈以林堂此而莫文翰墨奚述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
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
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
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
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
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

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
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
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
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
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

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乙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數祗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岍之篇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於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
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約既為此論吳郡陸厥遺書大率謂歷代衆賢似不

都聞此處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言之所急也自古詞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而其參差變動所昧實多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若

以文章之音韻同管絃之聲曲美惡妍媸不得損相
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
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
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頃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
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
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
言之老夫亦不辨盡

后妃傳論

晉書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
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
合義璧爰自負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
並列光於帝嚳之名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
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
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
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譚其所從來遠矣故

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
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
人立言先弊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
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聘納
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脩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
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
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膺嗣
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眇側

於弦望則龍簾結轡宗周鞠為黍苗鷲尾挺災隆漢墜
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
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
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
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
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
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
紉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

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絰興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嵇康諸人傳論

晉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
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
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
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
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

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壞其道術則顧蔑至公舐痔兼
車鳴鳶吝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
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
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
縱許由於埃壚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
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
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
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

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
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
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
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辨宗論

錄一則

謝靈運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
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
整令無耶若訐其整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三答

整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整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漸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已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為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為聖也北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晉宋諸公以駢耦談理中多微言如弘明集所載以非所急故不盡錄存此一齋可以知鼎味矣

辨命論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達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寔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

其寡歟然高才而無貴仕饗饗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
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知
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必以玄
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名詭譎讓咋異端俱起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
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

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深淵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躔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苴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

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
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
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
翻於風次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嶽
嶽弟璉并一時秀士也嶽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
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亭高竦
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
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

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
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
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
隸容彭之與殤子倚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
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
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
而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
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塗驗而其道微密寂寥惚恍

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
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
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
韓之豹變謂驚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
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
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頰頰形之異也朝秀
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救麥神之辨
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

而未識於十其敝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
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
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
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窈
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敝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
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如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
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

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樛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係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晏安鵠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渥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

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拓神州嗚呼福善
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
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馬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
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
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
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
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
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

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
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
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
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
乎斯逕庭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
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辨其要
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

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遠勛華之高
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
流興廢殊其跡蕩蕩上帝宣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
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
樂之腴潤蹈先生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
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

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屈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王聖俞云辨命論自處以仁義而居天以莽蕩彼意謂天道無知吾但自盡耳是猶子目其父曰彼老詩矣共為子職而已而不知其父之未始老詩也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

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
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
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墳簞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
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
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
繹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
汨彞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嬈人靈

於豺虎蒙有猜馬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
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
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
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
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
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

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虫虫鳥驚
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
寵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
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
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
軫皆願摩頂至踵躡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
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

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
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
貫鳧躍颺皆鱗萃分鴈驚之稻梁霑玉罩之餘瀝銜恩
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
流二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
籍甚措紳羨其登仙加以斂頤臧頰涕唾流沫騁黃馬
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
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崇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

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
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
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
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
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
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
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
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
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
其中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鎗銖續微影撇雖共工
之菟慙驩兒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
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
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
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
同賈粥桓譚譬之於闌闌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

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窮或初存而
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汎若波瀾此則徇利之
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
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而翟公方規然勒門以箴
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
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
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
王丹威予以櫛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

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通文麗藻方駕
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
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輶擊
鞞坐客恒滿蹈其間閼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
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
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
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

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
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
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
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嶄絕是以
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
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
也

昉不事生產既卒諸子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

恤次子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泣然矜
之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此論彭城到溉故與昉為
山澤遊見其論抵之地終身恨之按史稱昉有盛
名遊其門者昉必推薦裴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
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觀此則到溉輩固為負心而
昉於取士之道亦未盡也

神思篇

劉勰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

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貌
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
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
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
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遊心是以陶鈞文思
貴在虛靜疏淪五藏凜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
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
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

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
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
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
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
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
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
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
禮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厲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

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
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
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
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
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
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
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
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

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弱者傷亂然則博聞為饋
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
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
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
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
微矣乎

黃文節與王觀復書與此相駁而實相發選在委編

中可以互觀

風骨篇

劉勰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怵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寔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

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采字堅而難移
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
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
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
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邁也能鑒斯要可以
定文茲術或運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
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
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

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
旨也夫翬輝翟備色翮護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
筍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
若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
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
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乎甲新意雕畫
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
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

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
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
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
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
哉

楊升菴評左氏論女色曰美而艷美猶骨也艷猶風
也文章風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艷兩致矣又云此
論發自劉子前無古人徐季海移以評書張彥遠移

以評畫同此理也 又云引文明以健尤切明即風也健即骨也詩有格調格猶骨也調猶風也

情采篇

劉勰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鄴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緝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

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寔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

而盼情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

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咏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
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寔存也男
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
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
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
以失魚言隱榮華始謂此也是以衣錦褰衣惡文太章
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
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

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升菴評予嘗戲云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又云屈原楚詞有疾而呻吟也東方朔以下擬楚詞強呻吟而無疾痛者也

夸飾篇

劉勰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

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
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
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
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
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
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
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
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鷁鷁俱獲及楊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蜩螗惟此水怪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

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
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
才熒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煒煒
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姜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
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
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
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
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鷓鴣本賦

作焦明

物色篇 劉勰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
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
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
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
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
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

蟲聲有足引心沉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
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
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
之容漣漣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
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
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
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

歲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
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
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摘表五色
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
則似窺情風景之上鑣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
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
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
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

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
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
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
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
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
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
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

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颺字彥和東莞管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兼步兵校尉深被昭明太子禮接初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未為時論所稱欲取定於沈約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颺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颺製文後求出家勅許之名慧地云

家訓論文章

顏之推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
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
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
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
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
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
體貌容冶見過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

貨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
劉歆反覆莽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
抗疎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
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
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禎
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脩丁
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傳玄忿鬪
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

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
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
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惟漢
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
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
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
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

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此篇為一種無行文人鍼砭膏肓大有裨益但人品難齊有托之狂簡而不屑脩飾者有偏於剛介而動與禍會者如屈宋東方司馬嵇阮孔謝之徒皆賢者也今槩以為輕薄而譏之可謂葺莠不分者矣按之推字介初為梁湘東王參軍飲酒任縱時論少之既

為世子方諸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屢欲殺之遇救
得免江陵敗入周為李遠書翰出奔齊文宣悅之以
為中書舍人崔季舒等諫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
得免遷黃門侍郎齊亡入周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
太子召為文學尋卒詳之推生平不知於古文中
當屬何等也

勞生論

慮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

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
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
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
智之辯天壤懸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
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
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
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懣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
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

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
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
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疆鎖仁義籠絆
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
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
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
心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榮鳴怯腐鼠相江
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

壹為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
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謚郭淮腥臊可
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
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踴躋
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
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
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
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徇

幽憂由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
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
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
擘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
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
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
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
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

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爵羅於數澤
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
事之隕獲覩時路之邐危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
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
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
者鮮無識者多褊溢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
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
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

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撫謙之風措紳不嗣夏書
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
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噉惡求
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好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
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
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
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
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

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
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整
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
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
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
紫牧州典郡冠幘却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
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末
俗蚩蚩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息窮居甚恥驅馳

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
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
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
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
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
之儔滅影竄迹磔石變成瑜瑾莠莠化為芝蘭曩之扇
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
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北史言思道不持操行故宦途淪滯唐張燕公撰碑
文稱其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
除遷擢者四而已又言其臨難無懼在黜無愠休明
有賓禮之盛顛覆無淪胥之禍雖其玄孫所請未為
實錄然如此時代如此歷官如此持論不持操行之
目吾亦未之敢信也

唐人文字以世為代以民為人以虎為獸以治為理
以淵為泉皆避諱故也前人文經其傳寫亦多改就

此篇如牛兄之遇獸是已讀者須詳之

三國論王勅

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閹宦滿朝士
之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
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
周十稷卨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
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其有真人起於譙沛
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為人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

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
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
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攬其書曷
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令何
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
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
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饑死於牆
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

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

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痍請呂蒙之命惜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

羈旅素曹之手豈出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殺身夏口於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肅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羣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

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
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啟西土者
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睹譙周之
懦詞甘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憊惜
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
脩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
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強袁破黃巾於壽張斬
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顱擁旆南臨劉琮束手

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
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李珪
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
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
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
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
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
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

沉不足其雄才大畧經緯遠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故粗而論之武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焉

史通斷限篇

劉知幾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以往可謂狂簡不

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什一於千百一

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
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
呂而已若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
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
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
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
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
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

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
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
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
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
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
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
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
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

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

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闐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脩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枝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

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低基戀子劣文多愛天下事皆然不獨史也

史通載文篇

劉知幾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

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矣爰洎中葉文
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浮麗為宗
譬以女工之有綺殺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
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
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
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
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
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

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
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
自餘他文大抵猶寔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擁而
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
戾五曰一槩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
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
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
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

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
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
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食焉非由飾
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
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
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
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
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

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返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

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僚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汙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

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眚而稱感致百靈雖
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
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
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
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
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
說編而次之剏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
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

參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
簡約猶時載浮詭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
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
寔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
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
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
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
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鼂錯李

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荀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史通一書持論多有不當處謂孔子稱昭公為愛憎

由已稱顏子為不能忘私謂子長當為皋陶伊尹傳
說仲山甫立傳謂蕭何不當稱韓信為賢此等皆可
發笑至其摘抉瑕疵令人無可置辯真史家之爭臣
也黃山谷以配文心雕龍為學者要書誠哉是言余
故各採其勝列於編而雕龍深遠矣



四六法海卷十